紅樓真夢/3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七回　定襄伯移節領黃圖　榮國府剪花賞元夕

下一回▶

話說李紈寶釵拉著探春同至王夫人上房，王夫人和尤氏正在外間坐著說話。尤氏瞧見他們，連忙站起招呼。探春笑道：

「今兒什麼好風，把伯夫人給吹了來的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你大嫂子聽說你珍大哥哥有調范陽的消息，想著蘭兒在裡頭，准有確實信兒，特為走來問我。我可真不知道，老爺又上陵沒回來，只可尋你們來問問。」李紈道：「只怕是謠言罷，若是裡頭有確信，蘭兒斷沒有不知會的。大嫂子從那裡聽來的呢？」

尤氏說：「這話是馮世兄在神策府裡聽見的，特為來告訴蓉兒。蓉兒也猜不准，剛才騎馬上海淀找他蘭兄弟去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這信兒要真了，可得多吃大嫂子幾頓喜酒。范陽不但離家近，地方也好治，比襄南強得多了，大嫂子正好兩邊住著。」

探春對尤氏道：「大嫂子那天賞飯吃，偏趕上我家裡有事來不了，我急得什麼似的。後來聽說那天還有新來戲班，唱得很好的戲，真怪我沒造化。」尤氏笑道：「也沒什麼可吃的，剛好蓉兒的朋友因為你大哥哥生日沒有做，補送一班小戲，據說這聯珠班腳色還好，我想請自己娘們樂一天。偏生三妹妹沒空，太太那天也沒坐住，都是我請的不誠，改天再罰我的東道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那天我滿抵莊聽下去的，早起受了涼，到你們那

裡就肚子疼，回來瀉了好兩遍，生生把好戲給耽誤了。」

尤氏又和寶釵說些閒話。正要往園子裡去，忽見素雲進來，手裡拿著一個小信封，說道：「這是小蘭大爺打發來貴帶來，叫遞給大奶奶的。」李紈忙接過來，拆開一看，信上寫的是「駕月半可回。范陽有事，珍叔互調，乞稟重闈，並告東府。閱後付丙。男叩。」又把「閱後付丙」四字圈了好幾個墨圈，尤氏在旁同看了，笑道：「這可是的確的了。只『范陽有事』四個字，內裡恐怕還有情形，等蓉兒回來就明白了。」王夫人聽了道：「你們還不跟大嫂子道喜麼？」於是，眾人都向尤氏稱賀。王夫人又道：「我平時想著咱們大家都在一塊兒，只珍阿哥一個人在外頭，雖說轟轟烈烈，心裡總免不得惦記。這一調可好了，縱然不能在家裡，離家也只二三百里的路，要見面就容易了。」正說著，邢夫人聽見喜信，也從東院裡過來向尤氏道喜，說道：「大老爺一時出不去，只盼望子弟們都得了意，也和自己升官一樣。」說得也還大方，暗含著卻有些牢騷意味。尤氏坐不住，托詞要看看惜春，便同探春寶釵往櫳翠庵來，王夫人留下李紈陪邢夫人說話。

卻說惜春自李紈等去後，自赴佛堂禮佛誦經。湘雲獨坐無聊，至梅花下徘徊賞玩一番，折了兩枝半開的，取古銅瓶注水供養，放在烏皮幾上。隨手取了一本《南華真經》，剛翻看幾頁，只聽背後有人說道：「有客來了！」回頭一看，卻是探春。

湘雲笑道：「你剛走了為什麼又回來？鬼鬼祟祟的嚇唬人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你自己大驚小怪的，還怨人呢。」隨後尤氏和寶釵也進來了，湘雲道：「今兒可真難得，連大嫂子都到這裡看花來了。」尤氏道：「這裡梅花開得真好，到底你們有閒工夫培養。」又問道：「我們四姑娘呢？」湘雲道：「在那屋裡做功課，也做了好一會，就快完了。」入畫連忙去回惜春，少時惜春課罷過來。尤氏問了好，惜春也回問了，彼此寒暄兩句，並無深談。寶釵笑道：「我們沒給四姑娘道喜，珍大爺調了范陽，就要北來了。」惜春冷冷的道：「他做他的官，我念我的佛，跟我什麼相干！」探春道：「四妹妹總是這樣孤僻。」幸虧湘雲是個好說好笑的，和尤氏嘲笑了一陣，方混了過去。入畫見了尤氏，先請了安，又問奶奶這一向身子康健，哥兒回來都好罷？尤氏只說

都好，又問他哥哥有信沒有？入畫回道：「我哥哥在營裡，官長都看得他好，去年也保了千總，這都是爺奶奶的恩典。」尤氏點點頭，又笑對寶釵道：「人是要自己往上爬的，你看平兒從前在鳳辣子手底下，也就像避貓鼠兒似的。饒這麼樣，還挨過大耳瓜子。前兒到我那裡辭行，換了那套衣服，臉上也發福了，誰能說他不是官太太呢？」寶

釵道：「平兒那人，性情器量都是個載福的，一向熬得也夠了，很該讓他風光風光。

「湘雲道：「大嫂子，你如今什麼都有了，只盼望早得幾個孫子。小蓉大奶奶可有喜信兒沒有？」尤氏道：「我們急的就是這件事，比升官還要緊呢。看蓉兒媳婦那樣兒，似乎是身上有病，明兒倒要尋個好郎中看看，若實在不能添養，只可給他們房下放人了。」又閒談了一會，方才出園坐車回去。剛進了寧國府儀門，遇著賈蓉從海淀趕回，正在下馬，見尤氏車到，忙上前迎見。將面晤賈蘭所聞范陽之事，詳細述了一遍。

原來此事全由侯虎而起，從前安國公統率忠毅軍鎮守范陽，那時候侯虎正做他的中軍副將。自從安國公接任以後，歷年忠毅軍截曠銀兩，積存下來將及千萬，此項多由統兵大員侵吞入己。只安國公秉正堅持不收，交與中軍侯虎，命他悉數移交後任。那侯虎看出便宜，居然一口吞下。他後來賄結朝貴，營求官位，俱取資於此。上年有一位姓方名政的接任范陽，訪出此中實情，便要奏明根究。卻因發言不慎，被那侯虎先知道了，連忙買通一個御史，嚴重的參了方政一本，說他私自派人圖畫山陵，形同不軌。這事卻也有因，只是幕府中幾個名士去瞻仰東陵，揀那山景佳處畫了幾幅，若較起真來，罪名便就不小。

皇上因方政素負才望，從寬革了職，另簡施鏞接任。因此侯虎侵餉之事，便含糊過去了。

不久施鏞到任，那控告侯虎的狀子越發多了，又查出他做中軍的時候，曾向蘆台鹽商詐索了一批巨款。施鏞本是庸材，生怕侯虎部下生變，一味替他遮蓋。那知聖明在上，早已暗派大員查得明明白白，當時就要把侯虎立正典刑，偏遇著一位匡國公再三替他保奏，只從寬革職了事。那匡國公還對人說道：

「那姓侯的也是專閫大員，若輕易便將他辦掉，未免有傷國體。此端一開，將來連咱們的吃飯傢伙都有點靠不住了。」大家都佩服他成年之見，卻沒想到侯虎是降匪出身，一旦要卸他兵權，如何便肯放手，當下就鼓動部下謀反。此人平日善於籠絡，一手拿著大元寶，一手捧著大紗帽，以為沒有人不跟他走的。不料，部下偏佐們尚有天良，嘩噪不服，當時聚了多人，把侯虎的坐營圍得像鐵桶似的，聲言要將他解往京師請罪。任他說好說歹，只當不聞。侯虎急了，想不出一點主意，只可乘夜服毒自盡。

這消息報到朝中，一班大臣都說施鏞是個好部曹的材料，不是能了大事的。同時，

各節度中只有賈珍謀略素著，皇上聽他們說得有理，即時下了一道旨意，將賈珍調任范陽，施鏞調任襄南。並飭賈珍即赴新任，辦理善後。

這是范陽肇事經過的情形，尤氏聽賈蓉原原本本的說了。

見賈珍調近，上頭如此倚重，自是欣慰。卻因善後措手不易，也有幾分擔心。一天天只盼望賈珍到新任的來信，連過年家事，也無心料理。直至年根底下，賈珍到了范陽，即日將侯軍接收改編，並將那幾個持正將佐格外獎勵一番，居然軍心愛戴，地方平靖。賈珍一面申奏朝廷，一面於家信中詳細敘述，即交折差帶到。尤氏賈蓉等接到此信，方才放心。

此時，榮國府中李紈寶釵諸人正忙著料理年事，每天多在議事廳上。那寶釵更見忙碌，大小事都要過眼。有時剛到議事廳沒坐下，王夫人便打發人來找。有時剛走到半路上，那些家人媳婦們又釘著腳跟追了來，請示這個，請示那個。所喜年下用款都不用發愁，那東邊荒地又開墾了十之三四，包勇烏進忠等解來現款足夠用度，還有敷餘。這兩年積攢下來，把前次抵押的兩串珠子也先後贖回，交與王夫人收管。正值兵氛平息，海宇安康，京城裡一切年景格外繁盛。到了臘月二十外，大市街大柵欄一帶，熙來攘往，俱是買辦年貨的，各鋪戶擁擠不開。

除夕那晚，從鼓樓街直至正陽街，市面喧闐，燈火如晝，那炮仗直響了一夜，至天曉未絕。榮寧兩府照例要拜祭宗祠，分散族中年物，以及辭歲家宴等事，俱照老祖宗手裡的規矩，無庸細表。

賈赦、賈政、賈蘭、賈蓉五更起來，換了衣冠，入內朝賀。

賈蓉賈蘭回來，又給邢王二夫人和李紈寶釵等都磕了頭。王夫人見他們弟兄衣襟上各掛了一對黃緞繡龍荷包，笑道：「小哥兒們剛給了壓歲金銀錁子，你們倒先得了。」第二天，皇上宣了一班近臣，在重華宮曲宴賦詩。自尚侍以至中贊編檢，也有二十餘人。賈蘭的詩典雅非常，最蒙宸賞。當下面加獎勵，又賞了松花石硯，上用湖筆徽墨，白玉雕螭筆洗，黃料花瓶內插紫藤天然如意。賈蘭從朝內謝恩回來，命小廝們捧著賜品，自己跟隨在後，給賈政王夫人和李紈都看了。王夫人笑道：「別的都還常見，只這個花瓶插著天然如意，真瞧著有趣。」賈政笑道：「我熬到尚書還

夠不上這恩典，你們太便宜了。」隨後，內廷漱芳齋又傳了三天戲，賞大臣們入座聽戲，賈政賈蘭都在其內。家裡迎春迎神等事，只由寶釵教給蕙哥兒行禮。緊接著又是請年酒、舉團拜，還帶著往來賀歲，著實忙了好幾天。

寶釵想起探春要賞花燈，也須趁早預備，過了破五，連忙打發人去接探春，卻等到初八那天方才來到。寶釵和李紈湘雲都趕到秋爽齋和探春見面，先說了一回閒話，然後大家商量佈置燈節。探春道：「我以為你們早已動手了，敢則還是單等著我呢。」寶釵道：「也不是單留著等你，一則新年大家都沒空，二則怕做出來不合式，還得重罰一道工。」探春道：「這有什麼合式不合式的。頭一件先預備剪彩，只多剪些零碎綢絹，掂對顏色，那個做花瓣，那個配葉子。缺的顏色，還得零買點湊湊，或是買些素綢絹，用各種顏料現染，這東西用得最多。你們鶯兒專會配色，叫他做個總辦，再挑幾個伶俐的幫他。那銀絲只怕沒現成的，該用多少，也早些叫買辦買去。」寶釵道：「這兩種我已經預備下了，還有什麼呢？」探春道：「那樹上安的玻璃小燈，只怕也得現買，你預備了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這倒忘了，回來就吩咐他們趕著辦去。就怕沒有現成的，還得定做，那就麻煩了。」探春道：「這玩意廠甸就有，若不夠，可以往作坊去取。」李紈道：「那些亭閣樓台以及橋上船上，也得有各色的燈彩配配景。咱們舊庫裡那年省親用過的，還存著不少，明天去找了出來。許有蛀壞了的，還得收拾呢。」寶釵道：「咱們庫存的，還沒有工夫去檢。前兒倒和珍大嫂子說起，他聽了也很高興，說那府裡舊有的就不少，他一半天就找了送來。」

湘雲笑道：「你們說了關天也沒說到題眼，這園子這們大，若都佈置起來那可太費事了，況且也來不及。我想只可檢合式的地段，又要適中，又要近水，又要有坐起的地方。你們看那裡好？」寶釵道：「綴錦閣就好，居高臨下，一眼都瞧見了。「湘雲道：「既不能佈置整個的園子，倒是不要都看見的好。依我的意思，只從沁芳亭佈置到荇葉渚柳堤一帶，我們那天預備坐船，一路走著，看那花樹上的燈光照到水裡，才好看呢。

「探春聽了先拍手道：「虧你想得周到，就是這麼著罷。二嫂子，你那裡剪花的人若不夠，我多叫幾個丫頭來幫著。其餘掛燈安花，都得要上樹，非找工匠們不可。咱們只辦這一段就得了。」當下說定了，便分頭辦起。

碧雲、素月、麝雲、憐雲、翠墨、翠縷以及一幫小丫頭們，都聚在怡紅院，有的剪彩綢，有的畫花瓣，有的剪搓花心，有的擰合銀絲。只鶯兒最忙，說說這個，又教教那個，自己也要剪剪畫畫。那兩間屋裡滿地下都是零綢碎絹，如同三月底落的花片一般。

蕙哥兒瞧著好玩，也要幫他們剪弄。寶釵見了，忙將剪刀搶過來，說道：「你那會剪呢，奶子到那裡去了，也不看著他。一會兒剪了手，又要哭了。」秋紋碧痕連忙走過去，哄著蕙哥兒到外頭去玩。蕙哥兒不肯去，秋紋道：「昨兒新下的小白兔兒，你還沒見呢！」這才跟他們去了。忙中易過，離燈節只三四天，剪的花才陸續齊了。新買的許多琉璃小燈以及兩府舊存的紗絹料絲各燈，也都一律收齊，便趕著傳齊工匠們從速安設。探春、寶釵、湘雲不時親去看看。

到元宵佳節，王夫人吩咐在內客廳擺家宴，也請了賈赦和邢夫人。賈赦自在東院裡邀一班門客看燈鬧酒，別有他的樂趣。

邢夫人心裡不大高興，只推病不來，倒是東府裡尤氏和賈蓉夫婦都來了。那晚上內客廳擺了兩席，賈政王夫人領著探春、惜春、賈蓉、賈蘭坐了一席。王夫人要叫周姨娘也坐上，賈政道：

「別破這個例罷，咱們還是照老太太在時一樣才對。」那邊一席是尤氏、李紈、寶釵、湘雲、胡氏、梅氏坐了。每席俱用圓桌，以取團圓之意。席旁各有長幾，擺著壽山、福海凍石圍屏，玉堂富貴、四季長春各色鮮花盆景。又有雲龍寶鼎，焚著百和宮香。席間上的菜，有鹿尾、熊掌、狍肉、湯羊等品，都是年底下東邊帶來的。大家各嘗些異味，只惜春仍舊吃素。賈政向來誠訥寡言，眾人也因他在坐都有些拘束，不敢任情談笑，還虧蓉蘭弟兄揀些可說的說說。此時，廳上所掛玻璃彩穗宮燈，四面游廊罩棚掛著羊角、琉璃、戳紗、料絲各燈，俱已點上，光影幢幢，照耀庭宇。寶釵因賈政不喜戲曲雜耍各事，僅傳了女先兒二人說些吉祥書文，又彈了一套「燈月圓」。酒至半席，便命小廝們將那些花爆煙火陸續燃放，也有金盤落月、八角帶燈、線穿牡丹、炮打襄陽種種名色。最後放的是煙火，中分數層，頭一層是重樓疊閣，遍綴華燈。第二層是一朵大蓮花，慢慢將花瓣展開，有無數蝴蝶從中飛出。第三層是一架紫藤，那藤花全是紫色的火光，底下有兩個老頭兒下棋，面目栩栩如生，也會落子，也會發笑，只不會說話。大家都說這兩屜有趣，那老頭兒是安著機關，還想得到；那些蝴蝶都是活的，可怎麼放在裡頭的？梅氏道：「前兒晚上，皇上在西苑放煙火，賞一班近臣同看，那煙火裡還有許多活喜鵲呢！還有一屜是四個小胖小子，打著太平鼓唱秧歌，那也都是真的，比這個更希罕了。」說著，已放到第四層，是一副聯語「大富貴亦壽考，勖道德能文章」十二大字，字字中有五色煙火。

賈政看煙火放完，正要去休息，見屏風上掛著兩個扁方紗燈，黏了許多紙條，像是

燈

謎，便走過去細看。原來那些燈謎多半是探春從家裡做了帶來，寶釵、惜春、湘雲也各自湊了幾個。賈政看那一條是：

授書老人，磨鏡年少，賤日淮陰，貴時潘姥。

寫著打草名蟲名各二。賈政想了一回，道：「後兩句大約是王孫、喜母，前兩句倒不好

猜，我想一個是留師，一個是隱夫，可對不對？」探春忙應道：「正是。我們做了半天，被老爺一猜就猜著了。」又看底下一條，是一首七絕：

黃金台上夢春痕，無分紅顏近至尊。

二十四番花事老，琵琶幽怨向誰論。

每句打古人名一。末句捲簾格。

賈政也想了一回道：「這句黃金台一定是郭耀，第二句是畢寵，末句只怕是楚昭王，只第三句想不起。」惜春道：「頭句是郭榮，第三句是信都芳，那兩句都對了。」賈政道：「我倒忘了郭榮，實在是『榮』字才切。這信都芳真做得巧，是誰做的呢？」惜春道：「是我和雲姐姐湊成的。」又看那張紗燈上，也有一首七言絕句，是：

願為鞍馬替爺徵，惆悵元宵月自明。

歌得新詞三變柳，吹寒清角在空城。

打《易經》、《詩經》、《書經》、《禮記》名一句

賈政看了笑道：「這簡直是一首好詩。」又忙問：「是誰做的？」寶釵道：「多半是三妹夫做的罷。」賈政笑道：「我只知他會出兵打仗，還不料他有這種學問。恐怕三丫頭幫了忙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三妹妹豈止幫了這點小忙，還替他做了練兵大條陳。」

探春不等寶釵說完，便道：「老爺別信他的話。「賈政笑了一笑，又細看一回燈謎，笑道：「經書上我還有些把握，這《易經》是『後脫之弧』，《詩經》是『以望楚矣』，《尚書》《禮記》兩句是『聲依永』，『聲必揚』。」探春笑道：「老爺都猜對了。」賈政又看底下一條是：

覺迷途其未遠，悟今是而昨非。

打四書一句。

笑道：「這不是『請復之』麼？」探春也道：「是。」賈政站了半天，覺得微乏，便去歇息。

少時席散，眾人忙著往大觀園看燈。李紈寶釵讓著尤氏婆媳先行，尤氏不肯，於是大家隨便走去。出了上房，直至園門，一路上各色壁燈、掛燈、風燈照耀得通明如晝。走進園子，只見燈光燦爛，花影周遭，將近沁芳閘一帶白石欄杆，遍綴大玻璃燈，望之如晶球錯落。樹上雜花都是裁綾剪絹堆成，那顏色淺綠深紅，配得十分嬌豔。每棵上又掛著無數琉璃小燈，如同一片繁星似的。那池中荷花蓮葉也是燈彩製成，還有幾只白鷺，眾人至沁芳亭上小坐。

亭上楣柱都掛著燈匾燈聯，六面橫楣遍懸戳紗料絲各燈，當中一盞大水晶燈，照著雕欄盡成銀色。探春道：「這虧得有些現成的，若都現買起來，可也得一筆錢呢。」李紈道：「我記得有許多水鳥燈，為什麼只用這幾盞？」寶釵道：「有些壞了的，有些本就做的不像。我只挑了這幾個，稍微點綴也夠了。

「湘雲道：「今兒也得找兩個會唱的湊湊熱鬧，才有意思。梨香院的班子可惜散了，咱們把女先兒叫來充充數兒罷。」李紈道：「咱們回來坐船去，那女先兒如何安頓呢？依我說，沒有他們倒清靜。」寶釵道：「今兒預備兩隻船，就再多幾個人也容得下。」探春道：「到底有點絲弦歌唱，才引得起興會。咱們費了這麼大事，索性痛快的樂一樂。」說著，便命翠墨去叫女先兒。

尤氏道：「你們叨登的太大發了，老爺知道了又要說呢。「探春笑道：「怕什麼！今兒是金吾不禁。」湘雲笑道：「我知道咱們三姑爺早晚要做五營提督的，怕什麼呢。」探春冷笑道：「那也算不了什麼，五營提督有多麼大，也是人做的。」一時李紋李綺同

來了，和眾人相見。寶釵笑道：「我就知道你們早不了，總得在家裡吃了團圓酒才能來，果然算著了。

「李紋道：「我等了綺妹妹一會兒，若不然，也早來了。」李綺道：「我們太太聽說這裡看花燈，也高興要來，我想了一套話才擋住了。你們該怎麼謝我？」探春笑道：「那可來不得，若甄家伯母一來，太太必要親自來陪，我們都玩不成了。」李紈道：「今兒沒約邢妹妹和琴妹妹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早已請過了，只怕也在家裡過節呢。」翠墨領著女先兒來到，寶釵便叫他們先至船上等候。又等了一會，邢岫煙方同著寶琴來了。湘雲笑道：「你們倒會拿時候，扣得這麼准。」寶琴道：「我那裡道兒遠點，路上又趕上碴車，我比你們還心急呢。」李紈等正讓坐，探春道：「不用讓了，咱們就上船罷。」於是，下了亭子，一路走去。那清溪瀉玉，映著月影燈光，只似銀河星渚。駕娘們撐著兩隻棠木舫，已在岸旁候接。尤氏、李紈、探春、李紋、李綺、胡氏、梅氏坐了一隻，各人都帶著丫頭，寶釵、寶琴、岫煙、惜春、湘雲也要上這只船，探春道：

「這船人太多了，恐怕不穩。」只得另上那船，卻與女先兒同坐，正好調度他們彈唱。等丫頭們都上齊了，那船便慢慢開去。

看那岸上，繁花密葉，燦若三春，水月交輝，金波四射。

兩岸的樓台亭榭處處都有燈光花影，繁燈銜接似千百道金虹，直到遠處，疏疏密密，卻只似星辰縈絡。由花溆過去，度過峰腰橋，橋上也是一片燈光。那荇葉渚長堤上一帶柳樹，也有剪成嫩綠輕黃的細葉，宛如春前新柳；也有妝成淺紅淡白，似臨水桃花。樹梢上下，錯落燈光，把紅紅綠綠的顏色都烘托出來。

再看水中倒映著綠柳紅桃之影，與岸上花樹連成直線，只覺若離若合，疑是疑非。湘雲叫那兩個女先兒吹彈了幾套新曲，弦聲徐引，度水更清，說不盡的風光旖旎。

尤氏聽到好處，笑道：「我是最喜歡玩的，就是沒有這樣巧心思。今兒全仗著三妹妹的調度，連從前老太太三番五次帶著我們玩，都沒這回有趣呢。」李紋道：「三姐姐肚子裡才學，這不過小試其端。若叫他做個男子，只怕在朝的大臣們沒一個比得上的。」探春道：「這是鬧著玩的，正經的我那成呢。」

李綺道：「玩的事也不容易，我們剛才走過工部街，看那衙門裡點了無數的燈，無

非是紗絹做的，畫些樓台人物，那有這麼雅致？」胡氏道：「聽說今年宮裡頭也添了好些燈彩，有一種叫黃河九曲燈棚，人進去了都會迷了路，走不出來。可惜咱們見不著。」梅氏道：「那也無非是燈多罷了，我們學士公在世，也曾剪彩做花，在樹上點燈，請一般名士們宴會。大家都希罕得了不得，還做了許多詩。我那時候還小，不大記事，也那有這麼大的一片花林啊？」

李紈看著風景，聽那邊船上也說得很熱鬧。寶釵對湘雲道：

「他們在那裡會想出法子來玩，咱們這一來，也不輸給他們。「湘雲道：「究竟他們佔便宜，那裡花樹是四時不斷的，咱們用人工剪裁，只可點綴眼前，這裡頭便有仙凡之別。」寶琴道：「你們說些什麼？我都不懂。」惜春道：「你何必問他，無非是說夢話罷了。」邢岫煙道：「這有什麼難解的，那天降乩，不是說『蘅霞珍重毋忘後約』麼！大概他們赴約去過了。」惜春道：「是色皆空，是空安知非色。不管什麼大觀園、會真園，我都是作平等觀的。」邢岫煙道：「就中只有妙玉經過一番慘劫，我想起來還替他傷心。如今可還是那個樣兒？」湘雲道：

「他丰貌還是照舊，只那孤傲的性子卻差得多了，可見也是禁不起挫折的。」

又說了一回閒話，湘雲笑道：「放著燈月不賞，盡著說那些廢話做什麼。」拉著寶釵寶琴等到船頭去看，此時燈光漸淡，月色更明，照著花影柳陰一片溶溶漠漠。大家都有些寒意，湘雲瞅著寶釵道：「今兒可沒人替你添衣了！」寶釵欲言不言，意似淒黯。忽聽那船上尤氏高聲喚道：「寶二奶奶，夜深了，咱們也玩夠了，就此回去罷。」寶釵定了神，忙命駕娘們轉過舵，撐回沁芳閘畔，眾人都上了岸。先送尤氏出園，命人招呼車馬，一面打發了女先兒，又送岫煙寶琴由小門過梨香院那邊去，紋綺姊妹便都在李紈處住下。

寶釵獨自回至怡紅院，一路燈火漸熄，更顯得片月高塞。

想起湘雲之言，悵觸離情，如癡似醉。鶯兒上前替他卸妝，寶釵猛記寶玉帶來的駐顏丹，尚未分給他們，忙叫鶯兒取去，先給了他一顆，又把秋紋碧痕叫來，也分給了，並傳述寶玉的話。

秋紋碧痕都道：「我們跟麝月約好了的，如果老爺硬迫著我們出去，只可都拚著一

死。麝月拚死跟二爺去，為的是二爺。我們倆勉強活著，服侍奶奶照料哥兒，也為的是二爺。

如今麝月得了好處，把我們都忘了，奶奶下次若見著二爺，千萬把我們的心事代說了罷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們一心為主，令人可敬。我想二爺早已知道的，不然，為什麼單帶仙丹給你們呢？他如今成了仙了，什麼事不明白。我上回在那裡，林姑娘只說要把襲人度了去，把他氣得臉都黃了，我從來沒見他這麼氣過。」秋紋碧痕都道：「二爺本來就知道襲人的壞處，可是被他挾制住了，如今才算回過味來。」說罷，又謝了寶釵，各自就寢。

次日寶釵從王夫人處下來，忙至議事廳和李紈結算年節用賬。林之孝家的匆忙進來回道：「周姑爺打發人來，請三姑奶奶就回去，說是有要緊事呢。」李紈寶釵聽了，都不勝驚訝！便同往秋爽齋來看探春，問是何事。不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